

60 大庆征文 专刊

编者按:自治区成立60周年讲好“广西故事”民族团结进步征文活动评选结果已于近日揭晓,共评选出获奖作品60篇,其中,一等奖2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5篇,优秀奖38篇。按照主办方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本报作为承办单位将连续刊登所有获奖作品。
从本期起,本报分3期刊出,每期24个版,敬请关注。

民族学者风范 壮族诗人情怀

——记校园文化耕耘者罗伏龙

□ 覃祥周



▲酷爱民族文学的罗伏龙先生。

本文讲述的是壮族学者罗伏龙先生动人的校园文化故事。

来到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巴马,如果不到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参观校园的碑林诗廊,那将是一种遗憾。这碑林掩映在学校后山(即麒麟山)的松林里,刻写上千首本校师生的诗词。碑林入口处那“墨香亭”柱上有罗伏龙先生题的对联:“游斯了却桃源梦,到此犹闻李杜风。”顷刻间,就把你带入了浓浓的墨香诗境之中。碑石上诗词的内容,或告勤学砺志,或诫修行立德,或发刻苦攻关之志,或抒立志报国之情,或描寿乡美景,或赞扬革命老区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让人咏叹不已而流连忘返。

提到这道碑林,人们总会讲它的原创策划者原巴马民师校长、壮族学者罗伏龙先生。这位在教坛默默耕耘的园丁自有其治校的教育理念,他说:“巴马民族师范学校是民族师资的摇篮,有壮、苗、瑶、侗、仫佬、毛南、彝等少数民族师生。全校师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少数民族,我当校长,讲究的是文化治校,文学育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落后的。我们学校是民族师范学校,就要狠抓民族二字,突出民族特色,传承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把学生培养成传承民族文化的精英。学校是文化的摇篮,育人的圣地,必须以文化育人,要为少数民族师生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提供优雅的学习环境。校园的一草一木都应该植根于文化的土壤,使校园成为一篇情真意雅的散文,一首激情洋溢的诗,一幅引人入胜的立体画,从而让各民族师生陶醉其中而思修行奋进,所谓以文化之,化之以知礼仪,以成人格,就是这个道理……”凭着这一理念,伏龙先生将他民族学者的风范、壮族诗人的情怀展示在学校后面麒麟山的松林里。这松林原疏于管理,校内一些职工到林间开荒种地,校外一些人便趁机进入打鸟甚至砍伐林木,既破坏生态,又影响学校教学秩序。于是,伏龙先生与学校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先下“封山育林”告示,继而宣布启动“开发松山建造碑林诗廊”的工程。方案一出,教职工们无不赞同并纷纷出谋献策,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或挥笔书写,或苦思吟诗,有的甚至义务投工投劳。一场“校园文化大会战”就这么开展起来了。仅三四个月时间,绕山穿林的石级幽径,依林沿径的碑林廊墙及亭台已经搞起来。可是,工程的硬件好做,而“软件”却让大家为难了。数百米长的碑林诗廊的容量是上千首诗词呀,校内师生员工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懂写诗词的毕竟是少数。这时,有人提出向外界名家诗人征稿。伏龙先生说:“向外征稿可以做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们这个‘碑林诗廊’是民族师范学校的校园文化,首先应该是我们少数民族师生的诗作。所以,碑林刻的诗词主要还是要刻我们师生员工的作品。学校是培养人才之地,许多名家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先培养些‘小名家’,往后他再磨练也会成大家,这都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先生一席话,说得大家增添了信心。在他的倡导下,全校掀起了“诗词运动”的热潮,绝大多数的语文教师以及懂诗词知识或有诗词爱好的教职工都成了“诗词运动”的生力军,伏龙先生则是领军的主帅。他这位主帅的指导思想,是通过这“诗词运动”的实践促进少数民族师生员工们对文化修养的认识,在诗词创作中提高自身高雅的精神境界。因此,他身体力行,多次举行“诗词知识讲座”,还结合少数民族民歌的特点等进行辅导,并号召人人参与,积极创作。他说初学者哪怕诗韵暂时还不入门,但只要立意好就可以改好而得分。在伏龙先生的鼓励下,各民族师生员工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而大胆实践,纷纷

拿出作品并请伏龙先生指正。伏龙先生总是热情对待,并以第一读者的身份来拜读,每逢佳句,他便赞叹不已。如果作品还要修改,他就与作者共同讨论切磋,往往一个字要反复推敲修改三五次。有位壮族同事以松山为题写了一首《十六字令》:“山,郁郁葱葱百鸟欢。龟眠地,安然梦正酣。山,卧虎藏龙聚凤凰。人才旺,年年出状元。”伏龙先生觉得取材和立意都很好,但觉得最后一句表达过于直白,建议改改。作者先改为“俊良”,先生说:“似乎还太直”,作者又改为“栋梁”,先生说“差不多,但似乎有点俗套,能否更具体且又新颖一点?”作者一时想不出,他说,我跟你一起想,明后天再讨论。第三天,他叫来这位同事,笑笑说:“你和许多同志工作兢兢业业,年年创佳绩,大家都很赞赏,那句诗就改为‘年年出美男’吧!”同事听了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配呀,况且这样改,亏待了女同胞,我……”伏龙先生说:“你们这些同志个个德才兼备,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呀,唔,前面已有‘凤凰’一词,都包括了女同胞,哪亏待呀?巴马民师年年出美男,‘凤凰’配‘美男’,不更和谐吗?”伏龙先生风趣且幽默,严肃又随和,跟他论诗或谈事,似遇良师益友一般。因此,大伙乐意听他的,在短期内就创作大量诗作。先生虽然校务繁忙却担当起碑林诗廊的“总编”,经他认真修改,筛选出上千首诗词刻在碑林上,成为巴师校园里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而吸引许多芳客雅士前来观光欣赏。1997年春,著名书法家、诗人、原中国楹联学会会长马萧萧先生应伏龙先生之邀到巴马民师讲学,他游览巴马民师的碑林诗廊时兴奋不已,连连赞叹:“我走过国内不少大中学校,有这样景观的只有你们这一家。这不仅是巴马民族师范学校校园文化的奇

景,也是巴马寿乡的文化名片啊!”
赏景之后,他留下了“卧虎藏龙”的墨宝,为巴马民师碑林锦上添花。这“碑林诗廊”飘逸的诗风墨香,熏陶着全校各民族师生员工,每天茶余饭后,师生们三三两两结伴同游,在碑林诗廊前漫步,沉醉于文明高雅的境界之中轻吟浅唱。而伏龙先生的《劝学》诗:“身出寒门莫自卑,英豪多少本低微。人图享受迷花柳,我却安贫乐股锥。学海无涯勤可渡,文山有路竞相追。秋冬春夏争分秒,不信状元还让谁。”始终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师生乐颂的励志篇。
浓郁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巴马民师乐教好学的良好校风,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伏龙先生又亲自主办《巴马民族师范学报》和《桃李园》,发表师生的文章,使少数民族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生的写作能力大大提高,在区内外许多学术论坛和作文大赛的领奖台上,不乏巴马民师人喜捧金杯的身影。尤其是巴马民师“桃李园”文学社,在伏龙先生指导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如今,活跃在文坛上的兰振林、周龙、潘莹宇、黄坚、莫景春、黄格、张海旭、陈炜等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青年作家,就是在麒麟山下的“桃李园”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至今为止,从“桃李园”走出去的就有20多个作家,成为“麒麟山作家群”,即“山派作家群”。巧合的是,潘莹宇和黄坚两个同班同桌同学都是广西第三届签约作家。这些当年的巴马民师学子回忆自己的成长,都深有体会:是得益于巴马民师校园文化的熏陶,感谢伏龙校长的培养。
伏龙先生担任校长20年,培养的一批批莘莘学子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屡创佳绩,获得社会公认。我曾就此问过伏龙先生,有何办学的经验体会。他笑笑说:“经验谈不上,体会倒有一点。我去过国内许多同级别同类学校参观学习交流,也到欧美不少国家的一些院校考察过,凡是办得好的有特色的学校,都很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即以文化人。但是,首先校长本身必须是个文化人,要有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才能文化治校,办出特色。我是个语文教师,跟文学打交道。所以,就要把学生引入文学高雅的境界,让他们在高雅的境界中受到熏陶以成就高雅的人格,同时,要激发他们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拼搏上进的精神,或许这就是专业对口吧……”
确实如此,伏龙先生以他民族学者的风

范、壮族诗人的情怀治学治校,打造耀眼的民族校园文化名片。不仅以深厚高雅的学养潜移默化他的学子,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以实际行动为少数民族师生树立了一支巴马民师文化的标杆,既重校园文化建设,更重文学育人的实践。作为一校之长,校务之繁忙可想而知。而他总是以身作则,从不离开讲台,一直坚持担任一门写作课。他常说,一个语文老师,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却不亲自动笔写点“下水作文”给学生做示范,还不算是称职的语文老师。所以,他在课余时间,一直笔耕不辍,而且硕果累累,其学术论文及诗作作品在《河池学院学报》《广西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散文百家》《民族文学》《广西日报》《河池日报》《中国诗赋》《诗词百家》《诗词》《八桂诗词》《河池诗词》等杂志发表。10年内,他公开出版了学术论文1部,散文集5部,诗集4部。他常说:“我以我笔写我心,我以诗文抒我情。”他的诗文总是立足本土,展示本土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风貌,以流畅的语言叙写一个个少数民族动人的故事,描绘一幅幅民族地区壮丽的图景,抒发他深厚的壮乡故土情怀。如《浏览东巴凤》《山居》等,写得十分真实自然,让人爱不释手。因此,他的诗作作品,在国内各种大赛中频频获奖并入选《全国作家精品集》《中国当代散文精品选》《中华诗词大全》等选本。他的成就,让他既成为为师效仿的楷模,更为校园文化增添了奇光异彩。
“一支粉笔写春秋,日站讲台乐忘忧。甘做人梯教学子,粗茶淡饭也风流。”(《教坛春秋》)伏龙先生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他的心声。对于事业,他无愧于自己的学校和学生,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教育家。而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又是很有个性的散文家和诗人。因此,他被南京中山大学文学院等几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历年来,他获得“广西教坛明星”“河池市科技拔尖人才”“河池市先进教育工作者”“曾宪梓教育基金二等奖”“中国一级著作家”“中华当代诗神”等称号。2010年,伏龙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还授予他“桂桂名师”的殊荣。
伏龙先生如今虽退休却不退志,仍笔耕不辍并常给学生做些专题讲座。同时,经常有单位聘请他做一些文化建设项目的策划,他都有求必应。东兰县委县政府曾请他为“感恩园”的诗廊碑林策划,并负责主编《感恩心声》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他应凤山中亭村委之邀,带领20多位诗友到中亭老区采风,与诗友们写了200多首反映中亭老区风貌的诗,大受欢迎。中亭村委在村口建造一组碑林,将这些诗词刻上,这又将成为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山村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中亭村委因为罗伏龙热心社会文化事业而授予他“荣誉村民”的称号。
有人问伏龙先生:“你常帮人摇笔杆,有报酬不?”他笑笑说:“那你认为该如何计酬呢?现在有些‘明星’‘名家’呀,一出场就减价,开口论万甚至几十万,吓死老百姓了。文人的作品是要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服务的,文化的社会价值是无价可估的,作品的价值只能由时间的长短以及社会的认可来衡量。如果漫天叫价,那是纯粹的商品了,文人也变‘文商’甚至‘文痞’了。我不是名家,自然无价可喊更无酬可求啊。”伏龙先生就是如此坚守一个文人的良知,他集学者、作家、诗人于一身,甘当一名杏坛艺苑的园丁不懈耕耘。
“一支拙笔四方求,来者欢迎乐应酬。只字宜为公益事,传承文化展宏猷。”这,就是伏龙先生的民族学者风范和壮族诗人情怀。
(本文获优秀奖)